

白药传奇

王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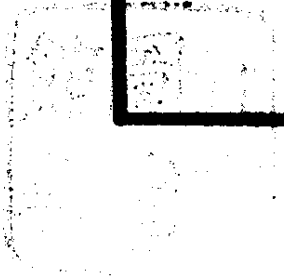
I247.5
1043

55.61.100

王左生 著

白药诗

云南人民出版社



007532

责任编辑：肖 荣

封面插图：钟开天

白药传奇

王左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字数：247,000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16·957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云南乡情小说。

小说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云南白药的坎坷遭遇和它的创始人曲焕章的悲惨一生。曲焕章昏死街头，被草药医生刘伯庚救活后，立志学医。他牢记师傅的教导，努力探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配制出具有神奇功效的白药。但是，纵有仙丹神药，在那豺狼横行的旧社会，非但救不了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他自己反因此而丧失性命。冬去春来，在解放了的新中国，白药回到人民的手中，才真正起到它济世利人的作用。

小说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以至抗日战争初期云南社会生活的画面。塑造了作威作福的权贵豪绅、痛苦挣扎的劳苦群众、慷慨悲歌的志士仁人等众多人物形象。那富有特色的生活习俗、自然风光和历史风云，会把你带到不太久远的年代和爱恨交织、充满痛苦与欢乐的神奇南疆。

目 录

楔	子	云南奇药.....	1
第 一 章		浪广血泪.....	7
第 二 章		出走江外.....	18
第 三 章		街头遇救.....	27
第 四 章		铜铃声声.....	38
第 五 章		马樱花红.....	47
第 六 章		着手成春.....	56
第 七 章		活该如此.....	67
第 八 章		惩罚劣绅.....	76
第 九 章		慈云庙会.....	85
第 十 章		滇南行踪.....	95
第 十 一 章		哈尼山寨.....	104
第 十 二 章		奇药成功.....	113
第 十 三 章		行医路上.....	125
第 十 四 章		陈王二家.....	135
第 十 五 章		血染曲溪.....	146
第 十 六 章		半夜大火.....	157
第 十 七 章		绝处逢生.....	165
第 十 八 章		通海投友.....	173
第 十 九 章		落脚谋生.....	182
第 二 十 章		自酿苦酒.....	191
第 二 十 一 章		名噪一时.....	201
第 二 十 二 章		土匪军长.....	210

第二十三章	艰难起步.....	220
第二十四章	药冠南滇.....	230
第二十五章	名医医狗.....	241
第二十六章	时局突变.....	250
第二十七章	日益兴旺.....	260
第二十八章	十里洋场.....	270
第二十九章	蛇蝎心肠.....	280
第三十章	药送红军.....	290
第三十一章	中秋明月.....	299
第三十二章	费尽心机.....	311
第三十三章	黑暗法庭.....	321
第三十四章	两条人命.....	331
第三十五章	新滇观戏.....	339
第三十六章	滇币国币.....	349
第三十七章	传授秘方.....	360
第三十八章	生离死别.....	370
第三十九章	落入虎口.....	381
第四十章	抱恨终天.....	391
尾声	冬去春来.....	401
后记		410

楔子 云南奇药

前程渐觉风光好，
琪花片片粘瑶草。

这琪和瑶，均是美玉的名称。古人赞颂仙境中的花草为琪花瑶草。云南由于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植物种类约占全国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这里有数不尽的莽莽森林，有万姿千态的花草，还有各种各样名贵的药材。当你看到那烧红残雪的茶花、灿若红霞的樱花、争芳吐艳的杜鹃、傲风斗雪的雪莲、芳香飘溢的依兰……怎能不以为真的来到了仙境，看到美玉一般的花草，而满目生辉、神情荡漾、流连忘返呢？

郭沫若在《咏茶花》（四首）中赞道：“拓东地暖四时春，风物山川信可人。应数茶花为第一，园林处处泛红云。”云南茶花甲天下，确实名不虚传。云南的传统名药——白药，也正如云南茶花一样，誉满国内外。除了国内，它畅销于香港、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欧美也有不少国家来订货。一九七八年，茶花牌云南白药，由于质地

优良，荣获了国家经委颁发的金质奖章。

云南白药系用云南特产名贵药材按秘方配制而成，为微黄色粉末，可内服外敷，功能止血愈伤、活血散瘀、抗炎消肿、排脓去毒。为保持药性和增强药效，每瓶还附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红色保险子。由于它使用方便、效用显著，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有着“神药”、“仙丹”、“灵芝草”等美称。

这药真的有如此神灵么？每天，云南白药厂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要求购买白药的，有赞扬白药的。这些信，简直把白药说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实践下，白药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它原来用于医治刀伤、枪伤、创伤止血及跌打损伤诸症，医治妇科一切血症如经痛、经闭、月经不调、经血过多、红崩、白带、产后瘀血等症，医治咽喉肿痛及慢性胃疼外，近一二十年已用来医治胃癌、乳癌、子宫癌、脉管炎、风湿性关节炎、肺结核等病，而且都收到了一定的疗效。杭州市有一妇女，右乳生了一硬块，先后到宜兴、上海等地医院治疗，均不见效，硬块逐渐扩大，腐烂破头。后经上海肿瘤医院诊断为乳癌，医治无效，生命垂危。她的疮口由鸡蛋那么大扩大到碗口那么大，体重由一百三四十斤降到五六十斤，每餐只能喝一两调羹汤。内服外敷云南白药两瓶，立即见效，病情大有好转，饭量也有增加。福建龙岩有两名血栓闭塞脉管炎患者，一个患此症十年，烂了七个脚指，数次住院，均被动员切指或截肢，后服用云南白药保险子

数十粒而痊愈。两年多来，病未复发，行走十余里无痛楚，能够正常工作。另一个，已被截去一腿，不久好腿也发病，后服用云南白药保险子亦痊愈。更有奇者，江苏溧阳县有一妇女，结婚多年未生养过小孩，因腿跌断，服用一瓶云南白药，不仅腿医好了，而且生了个孩子。国外也有一些事例。美国一工人，臀部受伤，服过许多药效果都不佳，后服用云南白药，很快就治愈了。

云南白药的前身是曲焕章万应百宝丹，正式在市场上销售约在一九二五年前后，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了。关于它的由来，民间有着许多传说，其中有这样一个：

一次，曲焕章下田捉田鸡，很快就捉到了一只。他怕田鸡跳走，便将田鸡的腿掰断，放在竹篓中，又从田埂上拔了些草盖上。没有多久，捉了满满一竹篓。他拿到街上卖时，一掀盖草，吓了他一跳，只见那些断了腿的田鸡都恢复如初，一个一个地跳走了。原来，这盖草是一种神奇草药，曲焕章得到了它，就用它制成白药。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曲焕章上山采药，来到一灌木丛边，听见草棵里窸窸窣窣作响。临近一看，惊得他两条腿钉在地上挪不开。那是条一丈二尺左右大蛇，上半节竖起，颈部扁平扩展，头平直向前，嘴中发出“呼呼”声。这蛇异常凶狠，最善于袭击运动的物体，他打算抛出手中的衣服，把蛇引开逃脱。正在这时，又发现不远处也有条一丈二尺左右的大蛇，暴怒地把前躯竖起，“呼呼”地迎上前来。曲焕章

心中明白：这两条蛇不是为他而来，而是要相互恶斗了。平生难得见到蛇打架，他忘记了危险，静静地在在一旁观战。两条蛇很快地扭在一起，你缠我，我缠你，你咬我，我咬你，毒液四溅，山草折伏，腥风血雨。其中一条抵挡不住，节节败退下来；另一条竖起前躯，头不停地摆动，十分得意。败退下来的蛇，鲜血淋漓，遍体是伤，气息奄奄，好不容易才游到一块草地上。蛇身蠕动了一会，好象有一股什么力量一样，突然飞快地滚动不停。曲焕章心想，这是死前的挣扎吧。谁知滚了一会，蛇身的伤口都好了，就象原先一样。曲焕章惊奇地睁大两眼，心中猜想：一定是这草有神奇的功能！等蛇游走后，他来到这块草地上，把草仔细地认清了。由此，曲焕章发现了神草，后来便制成了白药。

在昆明，还流传着穿鱼草的故事。

有一天，曲焕章给人看病回来的路上，见一个老人在卖鱼。他走过去一看，这些鱼虽不是活的，但是不大不小，很新鲜，就买了几条，准备回去做下酒菜。可是，没有带装的东西，不好拿。老人从篮子中拿出一根草将鱼穿了起来。曲焕章回到家中，把鱼放在木盆中，倒进一些清水。等他要动手收拾时，却出了怪事：这几条鱼活蹦乱跳，嘴一张一张，吐出一个个水泡。曲焕章愣住了，刚才鱼还是死的，怎么一下子都活转了过来！？他想了好半日，也想不出是什么缘故。为了弄个明白，他第二日又去那个地方，向老人买了几条已死去的鱼。老人还是用草将鱼串起来让他拎着。到了家中，

同昨日一样，他将鱼放在木盆中，倒进清水。嘿，这些鱼又活转过来了！他想，死鱼只与木盆、清水、穿鱼的草接触过，木盆是以前的木盆，清水是以前的清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况，看来，怪事可能就出在这穿鱼的草上了。他把穿鱼的草拿在手中，看了又看，不知到底是种什么草。想来想去，他一夜都没有合上眼。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他不出外看病，径直去找卖鱼老人。别人告诉他，卖鱼老人叫周大爹，正在滇池边上网鱼哩。他来到滇池边上，在一棵大柳树旁，见一老人正全神贯注地起网。这人正是他要找的周大爹。

待周大爹起了网，他上前深深一揖：“周大爹，你家略记得，我曾买过你家的鱼。”

“噢，”周大爹记起来了，忙把自己坐着的蓑衣移向曲焕章身边说，“你家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的，周大爹，我家有人身体不大好，想买只团鱼，不知你家有没有？”

“团鱼这几日都没有捉到，如捉到一定给你家留着。”周大爹热心地说。

曲焕章眼尖，一眼就瞧见鱼篓旁有一小把穿鱼的草，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去，用手摸了摸说：“你家这草作什么用场？”

周大爹随口答道：“穿鱼用的。”

“这草结实得很，穿鱼太好了，不知它长在哪里？”

周大爹指着不远处的村子说：“这草就在我们村后的洼塘里，我见它结实才用来穿鱼。”

曲焕章紧问一句：“这草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清楚，自管叫它穿鱼草。”

曲焕章不再问什么，站了一会，便一人摸到周大爹村子后面，细细地寻找起来。村后共有五个洼塘，他都找遍了，不见有穿鱼草。他又从头找起，还把青草拨开来找。嘿，那穿鱼草原来是趴在地上，在青草丛中穿来穿去。曲焕章高兴极了，小心地把穿鱼草连根拔了起来。

这穿鱼草真有神效，刚死不久的鱼碰着它可以起死回生，人受了刀枪伤生命危急时，服用了它，也能转危为安。曲焕章使用它配制成象仙丹妙药一样的白药。他为了保守机密，连周大爹也没有告诉。周大爹死了，世上就只有他一人知道穿鱼草了。

民间传说更增添了白药的神奇，白药到底是不是这样产生的呢？曲焕章又是怎样一个人，与白药有什么关系？这一切的一切，有兴趣的读者是想弄个明白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第一章 浪广血泪

云南中部抚仙湖西南岸为江川县，星云湖位于其中。这抚仙湖面积仅次于滇池和洱海，而蓄水却分别超过两湖，以深沉著称。传说抚仙湖原是一平坝，有着繁华的城镇和茂密的人口，一次突然下沉，成了湖泊，后澄江县也因此而得名，取其下沉之意。来到抚仙湖就象来到大海边，蓝绿色的湖水波涛汹涌，浪花飞溅，很有气势。如果说抚仙湖是个魁梧的男子，那星云湖就是一位文静的姑娘。她明媚、秀丽，清澈见底。夜晚观看水中明月，白天观看鱼虾戏耍，有着说不尽的诗情画意。

关于江川县名的由来，有人说，古代文献里，云南的湖泊多被视之为江河，抚仙湖南部水浅近浊，波为绛色，乃命之为“绛川”，久而久之，便成为“江川”了。《澄江府志》说南流入星云湖的东、中、西三条河如“川”字排列，看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才被称为江川的了。星云湖北岸，因得这三河灌溉，也算得水利便利。星云湖南岸，彝语称之为“浪广”，意即旱龙。这里地贫土瘠，户少役重，灾害连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充满了血泪。

光绪初年，江川县遇到少见的凶旱，自冬及春，一直缺雨，造成小春锐减。再加上小满、芒种、夏至三个节气也无雨，田地龟裂，禾苗枯死，颗粒无望，米一斗卖银二十金，一文铜钱仅购得蚕豆两粒！县府慌了手脚，一面向省府呈文告急，一面开厂赈粥。每日饥民从四乡涌来，塞满街巷，年老多病的，还没有挤到一碗清水样的稀粥汤就一命呜呼的有之，更可怜的是一些小儿幼女，嗷嗷待哺，肚子鼓得象个圆球，吃下去的尽是树皮、草根，连尿都屙不出来。

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当时有人写了一首《食粥叹》，字字血，声声泪，记下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厂门开，食粥来，千万人，呼声哀。大者一盂小者半，胥役执签按名散，少壮努力争向前，老弱举步愁颠绊，自晨至午始得食，饥肠已作雷鸣断。朝粥粥抵餐，暮粥粥抵水，饮水难聊生，犹胜无粥死。今日未死明日来，行行太息尔何哀……”

这浪广坝赵官村有一人家，男的叫曲宗周，年已过半百，家有几亩薄田，勉强可以度日。逢此灾荒，虽然由于平日节衣缩食，一下子还不至于断炊停顿，但是，想想以后的日子，如履薄冰，也是整日唉声叹气。

一天清晨，曲宗周起身出了门，抬头见彩霞满天，似一幅绚丽的云锦，心中一喜：俗话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是不是今日有雨了呢？他怀着一线希望，转身入堂屋，点燃一柱香，双手恭敬地插在香炉内。一缕青烟冉冉升起，屋内飘荡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向香

案上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一揖，两眼微闭，心中默默祷告。

人们都说老天有眼，自己守规守矩，守理守法，何能遭此厄运？浪广坝的人，平日就够苦的了，这次旱灾延续得这么久，又要有多少人家卖儿卖女、流离失所、逃荒求生啊！是的，老天有眼，不会见死不救。就以自家来说，弦续的妻子没几年生了个女儿，隔了几年，终于又怀了孕。算命先生算过，肯定是个儿子，还是大富大贵的命，将来功名显达，官居极品。小户人家，当什么大官啊，只要能平安过一生就心满意足了。老天是有眼的，送来了儿子，妻子今日就要临产！想到这里，他向内房看了一眼。他知道，妻子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更使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是，当今万岁爷刚刚接位不久，托真龙天子之福，也许真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让百姓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哩！

正在他冥想祈祷中，内房妻子轻轻地叫了一声：“老倌，好象快了。”

是啊，妻子就要生孩子了，自己怎么一点也不急，却在这里象无事人一样。他笑自己，年纪越老越颠冬了，忙走进内房说：“昨晚我已同黄大妈说好，一早便来，我现在就去催一催。”

妻子皱着双眉，嘴一抿：“快去快来，一个人在屋子里怪害怕的。”

“好。”曲老倌应了一声，抬脚跨出门槛。

“爹，我也要去！”身后传来女儿巧姐的叫声。

曲老倌停下步子：“慢点，当心跌倒！”待巧姐来到跟前，曲老倌伸手搀着，继续向前。

赵官村有百十户人家，大都是男耕女织，平日这样早上，拾粪的、放牛的、赶街的，人来人往，倒也热热闹闹。在这灾荒之年，有些人天不亮便忙着去县城赈灾处领粥；有些人家无颗粒粮，早把门锁上，携儿带女外出乞讨；就是家还有些粮能糊口的，也没有心思去拨弄田地，一点水都没有，再种又能有什么收成！有着这种情况，街上十分冷清，除了几条饿得肚皮贴着脊梁的野狗到处觅食外，没有人影走动。

当他和巧姐来到土主庙附近时，只见几个衣服破旧、满脸尘土的小儿子唱着走来。

小小童子泪满腮，
饥肠辘辘骨如柴，
乞求老天下大雨，
收点粮食活命来。

这带稚气的歌声，听来叫人心酸落泪。曲老倌不忍心听下去，急忙快步走过。

东方彩霞已消失，天上布满阴云，整个村子都是灰蒙蒙的一片。他们正要转身进入小巷时，忽然一阵锣鼓声，接着

就见从土主庙里涌出一伙人。这些人一律身着白布衣，裤腿敞开，辫子打散披在肩上，赤着双脚。十六名壮伙子抬着土主像，前后众人则抬着香炉、烛台、镜瓶和各色伞旗。人人脸上都是菜色，再加上悲哀的呼号，有如说是求雨，不如说是送丧。

见这情景，曲老倌止步躬身一旁，等这一班人走了过去，才进巷去黄大妈家。刚好，黄大妈也收拾停当，见曲老倌亲自来请，忙不迭跟着一齐出门。正走着，后面传来一老人的声音：“老庚请留步！”

曲老倌知道是老庚郑辅德叫他，便对黄大妈说：“请你家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黄大妈和巧姐走了，郑辅德也走到跟前。曲老倌施礼：“老庚，你家早。”

郑辅德一手搀着儿子广斌，话还没有说就一跺脚：“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啊！”转而摇头叹息：“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得去通海堂弟家求生去。钱恩荫这老狗也下得了这手，非要我那二亩田顶债。一气之下我就放火把田里的干禾烧了，要是有可能，我他妈的连他家也烧了，看他发财去！”

曲老倌劝慰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财主的心比蛇蝎还毒，这二亩田顶给他算了。眼下的日子还不知如何过下去，哪有心肠去镑田啊。我想，你年岁也够大了，去通海干什么。我家粮食还有些，就在一起糊糊算了。听说县衙